

[英] 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 著

(Abdel Bari Atwan)

林达丰 译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 QAEDA

تاريخ القاعدة السري

基地秘史

一次与本·拉登接触的冒险经历
揭开基地组织的神秘面纱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英〕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 著

(Abdel Bari Atwan)

林达丰 译

基地秘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66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地秘史/(英)阿特旺(Atwan, A. B.)著;林达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1-22357-4

I. ①基… II. ①阿… ②林… III. ①恐怖集团-研究-阿拉伯半岛地区
IV. ①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5226号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 Qaeda, updated edition

by Abdel Bari Atwan

© Abdel Bari Atwan, 2006, 2008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Saqi Books, United Kingdom. All Rights reserve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by Saqi Books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书 名: 基地秘史

著作责任者: [英]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 著 林达丰 译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357-4/D·33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9.25印张 289千字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 QAEDA

唐师曾

序

《基地秘史》不同于互联网流行的复制、粘贴、链接、分享，它是一本穿越铁幕、跨越时空、亲临一线的“真书”。

作者阿特旺是英籍巴勒斯坦记者，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第一块被占领土”，是22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阿以冲突”的基石。他以巴勒斯坦流亡难民身份政治移民，到伦敦从事职业新闻，在飞禽里当走兽，在走兽里做飞禽。其独特出身、复杂阅历、矛盾身份、迥异言论……使之被本·拉登一眼看中，安排到阿富汗，同吃共眠。其独家素材确保《基地秘史》付梓之后立即卖出56个版权，还不算山寨、盗版。这让同在中东被萨达姆签过名，被沙龙、拉宾、卡扎菲、巴拉克、阿拉法特……搂抱过的老鸭艳羡不已。尽管中国自诩是“战地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但由于诸多局限，发评论的多，到现场的少，真正能成“独家信息源”者凤毛麟角。

记者 (reporter) 一词源自英文，特指“大航海时代”往来港口 (port) 独家消息的“报信人”。伦敦舰队街 (又称弗利特街，“Fleet Street”) 东起泰晤士河支流舰队河，西至韦斯特敏斯特大教堂和大本钟，紧傍圣殿骑士

团的领地房产。作为“公知”的教士、神甫读书认字、传播知识，不仅给全世界规定时间、空间、速度、经纬度，还因渴求信息的“准确、客观、公正”，而催生了第一张报纸。“舰队街”早在电报发明之前就是世界的文化灯塔，因具有公信力而给全人类“通风报信”。

阿特旺以自己独特的矛盾身份在伦敦结网，栖身舰队街做中东新闻，“天时、地利、人和”全占，因而被拉登安排造访基地，无数职业记者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被他举重若轻一蹴而就。他自己也羽化成万众瞩目的头版人物，在 BBC“国际日期变更线”、Sky News、半岛电视台、CNN……上频频露脸，谈笑风生。

阿特旺写过三本书，都与基地有关：《基地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al-Qaeda*)、《本·拉登后：下一代基地》(*After Bin Laden: Al-Qaeda, the Next Generation*)、《文字之国：“巴勒斯坦难民到头版”的新闻之旅》(*A Country of Words: A Palestinian Journey from the Refugee to the Front Page*)。

1950年2月17日，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出生在加沙戴尔—巴拉难民营，一个有11个兄弟姐妹的庞大家庭。祖上世代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的 Isdud 小渔村，1948年以色列建国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失去家园，举家流亡，他的母亲客死在埃以边界的腊法难民营。

阿特旺在加沙难民营上小学、中学，1967年“六五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流亡约旦、埃及……继续求学。1970年考入开罗大学新闻系，极具语言天赋，获英语—阿拉伯语翻译文凭。大学毕业后给利比亚《报道报》(*Al-Balaagh*)当记者，后到沙特阿拉伯《麦地那报》(*Al-Madina*)工作，等待英国的移民机会。

二

英国孕育了《人权宪章》、宗教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没有僵死的宗教信仰，没有钙化的意识形态。英国人只遵从现实生活中点滴积累起来的普世常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陀……都在英国落地生根，百花齐放、各有所从，但没有什么能一家独大，成为“主义”。

1989年，老布什、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终止冷战，以巴勒斯坦为冰山一

角的中东问题脱颖而出，“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领导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浮出水面，跃升为焦点。老鸭恰逢其时，侥幸从天安门转场伊拉克，以未名湖的 universal 眼光常驻中东，跻身风云际会，拍摄折冲樽俎。

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都是柏拉图梦想的古希腊“Republic”，被中文翻译为“理想国”、“乌托邦”，或“乌有之乡”。与其相对的是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state”。1948年，英美联手在巴勒斯坦制造以色列国，“State of Israel”与美国的“States”是同一个字。“State”是古希腊城邦小国，有明确边界、有具体疆域，公民具备民主意识，有人权，有财产权。在“state”前加一个 e 就是“estate”——房地产，在“state”后加一个“s”就是“states”——合众国。

1978年，热爱西方文明的阿特旺移民伦敦，给沙特最大的阿文报刊《中东报》（*Asharq Al-Awsat*）当驻外记者。他称赞西方社会公平文明、言论自由、机会平等，立足“舰队街”推进阿拉伯改革，替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族发声。

冷战结束，流亡英国的巴勒斯坦人在伦敦创建《圣城阿拉伯人报》（*Al-Quds Al-Arabi*），阿特旺出任该报总编。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圣地之外的圣城，也是以色列宪法规定的“永久的不可分裂的首都”。

一方面，阿特旺迎合西方报刊的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修明，把《圣城阿拉伯人报》办成“不依附任何政府的、唯一独立的阿拉伯报纸”，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唱和互佐。另一方面，阿特旺自曝阿拉伯的腐败专制，抨击美国支持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因其采访独家、用词犀利、观点激进而极富煽动性。

三

生物学上的种马、种狗、种子……都指雄性，中国北方把具有阳刚之气的人物誉作“有种”。阿拉伯人骑马、放牧、择水草而居的简单生活与大自然紧密相扣，他们高大彪悍、游牧四海、不断进化，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把血缘家谱、出身门第看得生死攸关。由于 XX 染色体在基因顺序上无法定位，只有 XY 染色体才能精准锁定血缘坐标，故“阿布”和“本”充斥于阿拉伯人的姓名。“阿布”是某某之父，“本”是某某之子，祖宗渊源、血亲姻亲……就像

我二伯 Dr. Robert C. Tang 育种试管上的标签,彰明昭著、一目了然。

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意为“拉登的儿子奥萨玛”,全名“奥萨玛·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登”,完整意思是“奥萨玛,系拉登之子,系阿瓦德之子,系穆罕默德之子”。本·拉登是沙特巨富的第 21 个儿子,他本人富可敌国、家庭美满,妻子中至少有两位是沙特望族,分别是法学博士、语言学博士。

从阿特旺的描述来看,本·拉登高大修长,无明显体表缺陷,极为谦卑、面含微笑,包头、蓄须,披阿富汗毛毯,穿美军 M65,背苏联 AK74u,声调清晰柔和,外表斯文,眼眶湿润,极易动情,生活极端简朴,每周禁食两天……

基于对阿拉伯清真贵教千百年纯洁、清静、卫生的生活方式的热爱,本·拉登坚决反对把西方生活方式引入中东。他从宗教、道德、政治、经济诸方面阐述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邪恶之源。他自己平时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像毁灭之神湿婆那样极端苦修,被追随者奉为甘地、佛陀……般的圣人。与所有暴力革命者都喜欢化名一样,本·拉登也被追随者尊为“阿布·阿卜杜拉”——意为“仆人之父”。

1982 年,美国第六舰队掩护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亲率大军,打败叙利亚,攻入黎巴嫩,深入贝鲁特西区武力驱逐流亡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将阿拉法特的巴解总部发配到北非的利比亚、突尼斯。拉登出于“义愤”,开始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最初他在苏丹从事经济活动,资金被西方冻结后,反美倾向愈演愈烈。

本·拉登谴责布什总统发动海湾战争,批评联合国持续封锁伊拉克“导致数百万伊拉克人死亡,造成当前人类已知的、最大规模的屠杀儿童”,指责“小布什为新仆从取代旧代理人,协助盗取伊拉克石油,向伊拉克儿童投掷数百万磅炸弹和联合攻击弹药”。

本·拉登认为,美国人“通过投票组织政府,民选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并顽固袒护以色列”。只有对西方社会持续综合攻击,给美国造成数千亿美元的巨大损失,破坏其社会稳定,才能影响民意促其生变。恐怖袭击经过媒体发酵形成巨大的蝴蝶效应,震撼西方社会心理,左右选民投票,进而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最终消灭以色列,达到阿拉伯民族的社会复兴。

本·拉登的圣战者中有 50% 以上来自海湾,不乏医生、教师、工程师……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宗教信仰明确,社会责任感强。他们的生活条件极端清苦,但装备最新式通信器材和发电设备,善于开发互联网、规避官方的网络干预,确保基地组织与世界各地的网络联系。本·拉登对来访的阿特旺说:“这段时间以来,世界变得像个小村”,他和基地组织每时每刻,都通过网络“飞播”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基地种子”。

四

阿特旺被本·拉登一眼看中,从伦敦飞抵迪拜后悄然隐身,辗转巴基斯坦,在白沙瓦更换阿富汗民族服装偷越国境潜入阿富汗,进入人迹罕至的基地总部。他与本·拉登惺惺相惜一见如故,虎踞龙盘同吃共眠。通过阿特旺的《圣城阿拉伯人报》向外界首次披露,基地组织的起源、构成、诉求、影响和战略远景,详述鲜为人知的“网络圣战”。

阿特旺反复坚称:“不支持基地组织的日常活动……绝对谴责对西方无辜平民的任何攻击。”他分析本·拉登受欢迎的原因——“大批民众认同他的观点,某些阿拉伯国家对本·拉登的民众支持率高达六成”。也门记者拉赫曼·胡吉拉在“9·11”后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说:“当我看到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燃烧,我哭了,因为快乐而晕厥……我能做的就是养育两三个小孩,让他们成为谢赫·奥萨玛·本·拉登。以此擦拭我们长期为巴勒斯坦、伊拉克兄弟流下的泪水……通过冷酷的直率做法,基地越过西方政府和人民直接对话。”

阿特旺认为美国试图利用穆斯林温和派隔离极端主义,从而扼杀基地。但入侵伊拉克、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已花费数千亿美元,基地的网络攻击反而扩大到美国的阿拉伯盟友——埃及的塔巴、沙姆沙伊赫,约旦的阿克巴,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同时威胁伊斯坦布尔、马德里、伦敦,进一步逼近美国。这些迫使英、美制定更为严厉、苛刻的法律侵犯人权。

像凯撒《高卢战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马克·吐温《傻子漫游中东》一样,但凡伟大的作品都离不开旅行。《纽约时报》驻黎巴嫩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犹太人,牛津大学毕业,精通英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在以色列

列出版《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到日本完成《雷克萨斯和橄榄树》，在印度发现《世界是平的》。移民伦敦的阿特旺来自巴勒斯坦，开罗大学毕业，精通英语、阿拉伯语，尽管他的讲故事天赋比上述大家稍逊一筹，但和《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一样，都是身份独特的跨界高手。阿特旺把自己的人生看成“之旅”（Journey），其独家一手的亲历资料——无法替代，非读不可。

什刹海，2013年6月16日

献给我的家人：
巴西玛、卡里德、纳达和卡里姆

纪念我的母亲扎里法·阿特旺，
2003 年 8 月于加沙拉法难民营去世。

首

先我要感谢苏珊·德·穆斯的详细研究。阿扎姆·塔米米博士和赛义德·阿布里什为稿件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反馈。还有海赛姆·祖贝迪、亚西尔·瑟勒、穆罕默德·马萨里博士、萨阿德·法基博士、彼得·伯根、福阿德·侯赛因、哈拉·贾拉比以及我的私人助手帕特·桑德拉姆,当然他不是最后一个,还不能遗漏《圣城阿拉伯人报》的全体成员。

我还要感谢我的兄长,资助我完成学业的卡迈勒·阿特旺。没有他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难以取得目前的成就。

本书还有许多参与者不能一一提及,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2005

年7月7日,把死亡和混乱带给伦敦中心的自杀式爆炸,粗暴地暗示近年来“基地”组织(以下简称基地)仍然是西方安全和稳定面临的主要潜在威胁。我认为西方政府,特别美国 and 英国政府,没能完全了解这种威胁的程度、起源和有效对策。

作为一位定居伦敦30年的阿拉伯穆斯林和专门从事中东政治报道的记者,我相信,就基地的故事及其带给西方文明的冲击,我带来了一个特殊视角。我同时理解穆斯林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深知双方的出路只有协作而非对抗。如果西方真诚地希望消除基地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就必须首先理解导致基地成为意识形态网络,并在全球拥有分支的特点和政治根源。西方还必须考虑建立有效的对话渠道,处理正当的宿怨。

本书谋求客观分析基地的起源、成员、意图、影响和战略,为消解问题做出贡献。

我并不认可或以任何方式支持基地的主张。我仅希望通过深入接触这个网络在此前讨论没有触及的层面,探索基地组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解释和分析。本书是我所掌握的关于基地和基地领导人一手资料的介绍,也是多年观察、研究、体会、造

9 访基地训练营和采访关键人物的成果。

伦敦的恐怖事件表明,基地已呈现变化和扩大。它正在耐心、顽强地坚持一项长期战略。

与某些乐观评论者的观点相反,基地的新结构是一种接受基地的理念,在当地建立的并且能够在没有基地核心参与时独立行动的小组,这并非基地组织削弱的标志;相反,通过横向扩大,基地得以迅速扩充、增强,其理念和战略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导致基地分支或关联组织能够严格按照其框架,随时随地自由地采取行动。

小布什曾经常指出,他派遣美国军队前往伊拉克,旨在阻止基地网络攻击美国本土。但在入侵伊拉克三年之后,基地不仅准备攻击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比如发动类似对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和塔巴的攻击,以及对约旦的阿克巴以及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的攻击;同时,通过威胁伊斯坦布尔、马德里和伦敦,进一步逼近美国。

美国已经为伊拉克战争投入 4 500 亿美元,耗资巨大的“反恐战争”似乎对基地毫发无损。实际上,战争反而被基地用于实现自己的目的,伊拉克成为基地训练场,美国外交政策构成基地既有的最佳招募理由。

悲剧性的讽刺在于,美国和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穆斯林世界的温和力量,隔离极端主义,从而扼杀基地,却适得其反。相反,基地带给西方社会的变化更多。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包括:促使英国和美国制定更为严厉的法律;以及西班牙政府在 2004 年大选后发生的变化。

10 认为穆斯林憎恨美国或者西方文明,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理念。许多穆斯林只是厌恶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也不是唯一感到憎恨的民族。比如,2005 年 5 月,33 名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和南美国家的领导人,首次在巴西会晤,意图建立一个新联盟,抵制他们眼中的美国全球霸权。另一个例子在欧洲,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希腊,总数不足 10%。同样错误的观念是,世界正在卷入“文明的冲突”。在历史的这个阶段,需要讨论的不是伊斯兰文明,而是一小批在民主和经济领域乏善可陈却强烈亲西方的政权。

抵抗组织也许会发生变化,但是基地的要求和指责没有变。西方领导

人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指责和要求，而不是像新上台的工党政府那样，否认这些指责，顽固否认伦敦爆炸案和支持美国中东计划的任何关联。为什么西班牙人在 2004 年 3 月 11 日马德里连环爆炸案之后，做出这种联想，并且投票改变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政府？就像本·拉登质疑的那样，为什么基地没有攻击瑞典等国？

回答上述问题无需天才或聪明的分析师。奥萨玛·本·拉登和艾曼·扎瓦赫里已经用尽可能明确的措辞勾勒这些事务和穆斯林世界的不满，以支持其持续的血腥攻击。

本·拉登在 2004 年 11 月 4 日美国大选前五天，曾在对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说中介绍“9·11”袭击的起源。他明确表示，对美国的战争“始于 1982 年，美国允许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际，第六舰队协助入侵……我无法忘记那些惨状，血肉横飞，妇孺尸横遍野，房子连同住户被摧毁，高楼倒塌……看着那些倒塌的黎巴嫩楼房，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内心，必须对压迫者以牙还牙，我们必须摧毁美国的大楼”。

11

在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的同一条信息中，本·拉登谴责“老布什批准的制裁导致数百万伊拉克人死亡，同时造成当前人类已知的最大规模的屠杀儿童行动。他还谴责小布什为了以新的仆从取代旧代理人，协助盗取伊拉克石油及其他暴行，再度向伊拉克儿童投掷数百万磅炸弹和炸药”。

我强烈谴责对西方无辜平民的攻击。我在伦敦度过了成年的大部分时光，我热爱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我支持和赞赏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及公平支持下的文明，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民权、言论自由和机会平等。但是我确实怀疑，西方领导人是否有必要为了一些看来可疑、模糊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任由人民面对严重危险。

我认为，英美领导人日益背离人民的利益和希望，他们原本应为人民服务。一切都在基地高明的计划预计之内，正如本书所论。奥萨玛·本·拉登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不会放过这些致命的弱点。

本书旨在说明什么是基地，或者它将成为什么；它需要什么；它有何能力以及西方应当如何回答基地的指责和挑战。我思考了伊拉克的激烈战斗以及那个国家如何成为温床，培养我们所见过的，最冷酷的基地战士。此

12

外,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现在已经成为发动国际行动的平台。我在思考最近发生在马德里、伦敦、沙姆沙伊赫和阿克巴的袭击。所有的袭击和基地总部的关系都有迹可循。基地不仅试图颠覆西方世界,也包括僵化的中东。

本书的其他篇章涉及成为战争手段的互联网,以及随之出现的网络圣战。我考察了自杀式袭击的历史和现象,思考基地的经济战略。沙特和美国尤其担心基地的行动,因为基地执行的是一种高明的计划,旨在从内部引爆高压政权,同时通过促成油价上涨,以及迫使西方卷入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消耗战,导致经济逐渐衰败,直至破产。

本书始于和本·拉登共处的个人经历。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正在成为世界头号通缉犯的世界重要通缉犯。现在还是全世界着墨最多的人。矛盾的是,他仍然在许多方面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没有一部关于基地的历史能够避开对其缔造者和领导人的深度观察。前两章将描述本·拉登以及他成为今日圣战头号鼓吹者的发展历程。已经熟悉本·拉登的读者,将在书中找到许多新材料。

在我的中东之行中,我曾经观察本·拉登和基地对世界 1.3 亿穆斯林人口日益升级的影响。和本·拉登的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西方的自负无法获胜。奥萨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拥有耐心、长期战略和稳定的意识形态。西方在与基地过招前,得先了解它。

13

忽视基地是危险的做法,因为它从未远离。

引 论 在巢穴：与本·拉登在托拉博拉 / 1

第1章 奥萨玛·本·拉登 / 21

第2章 圣战者 / 43

第3章 自杀式袭击和殉道观 / 65

第4章 网络圣战 / 91

第5章 基地在沙特 / 117

第6章 基地在伊拉克 / 141

第7章 基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 / 177

第8章 基地在欧洲 /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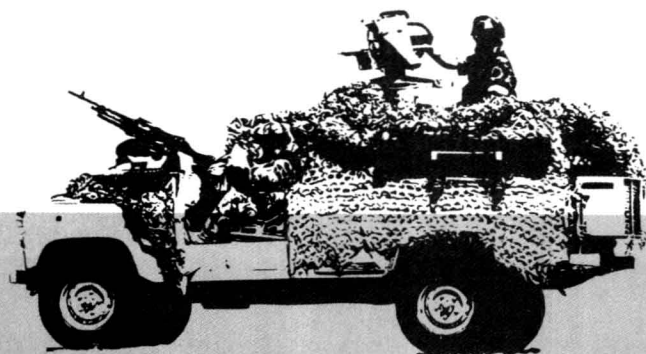
第9章 基地的未来 / 227

注释 / 242

参考书目 / 248

索引 / 249

译后记 / 288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 QAEDA**

引论
在巢穴：与本·拉登
在托拉博拉

